

英国纪行 徐宏力专栏

“面子”下面有“里子”

“面子”是大字眼儿，“面子”下面有“里子”——诚信、仁爱、秩序、礼让、自强、刚健、尊严……



徐宏力，博士，教授，青岛大学副校长，青岛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，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。从事美学与国学研究。

语言是文化的表述方式，表述内容是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，“说”连通着“想”与“做”，说法离开想法与做法就不踏实。利物浦的一位华文老师对国内提供的免费教材有意见，认为中国元素不充分，他把课文中的《白雪公主》换成了冰心的《致小读者》，不愿意用中国话说外国事，外国事用外国话已经说得够多了，汉语何必再去重复。评价得高级一点儿，这就是文化自觉，主体意识强了才有理解深度。用教材的比编教材的更自尊，因为前者在国外生存，后者在国内发展，境遇不同，心情就不一样。

我的教育主张不纯粹，属于老派新学。新学蕴古风，古学透新意，掺和着来。如今都在批判死记硬背，未见得全对。大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，认知过程是：理解了，也就记住了；而国学还有一个反向入径：记住了，也就理解了。前者是理性教育，后者是悟性教育。中国方式很笨，但很有智慧。小孩子记忆力强，先把典籍摇头晃脑地背下来，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，今天明白一句，明天明白一句，最后就全明白了；今天体会深一点，明天体会深一点，最后就体会得非常深了。这种“反刍”教法先粗后细，是个不断消化的继续教育过程。早早把孩子带到天地玄黄的宏大文化气场中来，使他们从根上就与博大精深文化脉络接通，不但培养了出口成章的语言本领，还有助于人格修炼，使学习弥漫于整个人生，这种童子功，终生受益。

曼彻斯特特桥联学校的顾问张先生八十多岁了，原本在中国内地工作，退休后随女儿到了英国。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职称——高级政工师，据说这在国外不足以让大家以教授敬

之，但老师们都这样叫他。主要原因就是张先生很有国学修养，当年读过私塾，直到现在还能流利地背诵典籍，国语的高级状态是国学，教国语的自然高看他一眼。在格拉斯哥，一位老师听到我倡导古老教法，好像遇到了知音，她说自己就是这样做的，但同事都说内容太深。我们不能低估后代的智商，放大到一辈子的工夫中去，理解力不是问题。

乔治·欧威尔有句名言：掌握过去的人，掌握未来；掌握现在的人，掌握过去。过去是来龙，未来是去脉，不懂得从哪里来，就不知道到哪里去。最近有一本很有影响的书，叫《公司的力量》，我借用封面语的话说：“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，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。”不了解过去，会把糟粕带到明天，不了解过去，会把精华丢到昨天。对于历史，过去是事实，对于现代，过去是意义。科学对事实好奇，文化对意义好奇。只有深刻理解现在的人，才能从本质上认识过去，知道应该从历史中汲取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

华侨之家的黄女士说，旅英华人，好的很多，差的也不少。在伦敦负责接站的女性很时尚，我们拖着沉重的箱子跟着她，结果搞错了酒店，我没听到一句歉疚话，她热情地询问用不用帮忙，胡老师请她替马教授拿个小包，对方左顾右盼，假装没听见，并不伸手。某中国内地官员访问团去酒店用餐，点的多，吃的少，临走时保安拦住他们，让打包，否则罚款五百，他们认为自己已经付款，吃了与扔了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。人家说，钱是你花的，但资源是公共的，必须按规定办事，激烈冲突后警察赶到现场，将这些中国官员带走，后经领事馆交涉



英译多风正午的十路

才放了出来，被关了一夜，追加罚款一千。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院士退休后受聘为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，有人向他反映中国学生办不到信用卡，老先生过问了此事，但很无奈，中国内地留学生透支后便从人间蒸发，而且不是个别现象，遭到银行的特别“礼遇”并非歧视。我们在曼彻斯特时，媒体报道了一则消息，警方查获一对中国年轻夫妇，地下职业是造假证，在他们住所的床下搜出了300多万英镑现钞，也不知道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里，有多少人拿着伪造的证书忽悠。当地的中文报纸差不多每天都有替人写论文的广告，新闻自由，没人干预。一位留学生在中餐馆打工，老板让她把剩饭剩菜排列整齐装到外卖的饭盒里，这位单纯的小姑娘没听懂，愣了一下，但是，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了坚定的态度与保持沉默的告诫。网上流传着一个笑话，学生问英文老师，“山寨版”怎么翻译，老师回答“made in China”。

“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”，“面子”是

大字眼儿，“面子”下面有“里子”——诚信、仁爱、秩序、礼让、自强、刚健、尊严……这些都是永恒的国学要素，不仅属于过去，也属于现在，还属于未来。中国主流文化是世俗的，不是宗教的，精神根生性不强。几千年的文明传统，经过几十年的商品经济冲击，就被动摇了。某企业在搞国学培训，外人听了很奇怪，问那里的员工，什么是国学？他憋了半天说：连这都不懂，就是语文呗。直到当下，人们还在讨论国学有没有用，这种怀疑甚至不时出现在大学里，高校有高人，但容易虚高。我以前碰到此类议论还凑上去说几嘴，现在不置可否，懒得张口。因为无论承认与不承认，国人每天都离不开国学经典，包括反对者。得道多助，失道多舛。大道无垠，大道无痕，正如《周易》所说——“百姓日用而不知”。只要正确地做人做事，就要修身养性。诚信是古训，但却是现代商业信用制度的生命，没信用就没前程，一锤子买卖做不长，锤子下重了商人就会伤人，还有可能进局子。

呼吸之间 刘亚伟专栏

读书的好处

好的书籍就像飞机的跑道，能帮助我们的思想起飞。



刘亚伟，笔名亚子，北师大研究生学历，原籍曲阜，下过乡，当过兵，资深报人，现为自由作家，出版长篇小说、科普读物等十余种。

好的书籍就像飞机的跑道，能帮助我们的思想起飞——上面这句话，是我自己的体会。我是50后，我们这一代人，是很特别的一代，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了挨饿；刚刚考入中学又赶上闹红卫兵，学校停课；等自己有了阅读的需要，家里的书早就进了废品收购站，图书馆都封闭起来，不给借阅……我记得许多同龄人就手抄，我自己就用信笺纸订了一个大厚本子，用来抄录遇到的好文章好段落好句子好词，古代诗词，古代散文，杨朔刘白羽的革命散文，毛泽东诗词……不管什么，只要觉得让自己眼睛发亮的，都是收录的对象，几年下来，抄录了好几大本。这几大本抄录的文字，成了那个年代我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，1969年下乡，随身带到乡下；当兵，又带到部队里。

“文革”后期，我正在昆明当兵，云南省图书馆对外开放，我一有机会就跑去读书。我把自己站岗都排

在夜里，白天就骑着自行车跑到翠湖湖上的云南省图书馆去看一天的书。图书馆刚刚重新开馆，我生平第一次坐在那样大，那样静，堆了那么多书的空空荡荡的大屋子里读了那么多的书。那间阅览室大极了，人走进进去就消失在里面了。坐在那间空空荡荡的大屋子里读书时，我不知怎的常常想到马克思当年在伦敦大英图书馆里读书的情景，还老想着马克思老头脚下那两个很深的坑。

说起来也真够可怜的，我满24岁了才头一回读到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古文观止》之类的书，我带了一个很大的笔记本去抄写，那段时间对我是极其重要的。正是那时我认识了普希金、巴尔扎克、托尔斯泰、茅盾、老舍、巴金等大师们，我知道了世界原来是那么大，可以做的事也很多，在我身边还存在着另一种生活。我开始知道回过头来看看自己了。

1977年，《陈毅诗选》出版，好像那是“文革”结束后最早一批出版

的文学读物，我在新华书店排队才买到一本。从那之后，买书就成了我的爱好，直到回到地方，每个月工资发下来，首先要到新华书店转一圈。那时工资很低，一个月30多元，后来涨到40多元，不过书也便宜，几毛钱最多块把钱一本。

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出版业的黄金时期，国外名著、中国古籍、中国现代文学，几乎都重印了一遍，还有许多介绍国外新思潮的书，我是见什么就买什么，读书也是生吞活剥，许多书比如《存在与虚无》、《原始思维》、《野性思维》、《精神现象学》等等，直到现在也没从头到尾看完。不过也的确读了许多好书，比如《人论》、《理想的冲突》、李泽厚先生的《美的历程》、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简史》等等，给了我很大影响，尤其是《百年孤独》、《喧哗与骚动》这些文学名著，读后觉得“噢，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啊”。

回想自己的人生之路，每一步

几乎都是许多好书陪伴着走过来的，读书让我成为了今天的自己，我不可想象如果没有这些书陪着我，我会怎样。我不吸烟，酒量也没有，算起来，买书应该是我个人生活中最大的一笔开支，在我的生命中，阅读的时间占了很大部分。直到现在，只有坐在半壁图书旁，我的心才觉得踏实。

去年暑假，朋友让我帮助他们的几个孩子培养读书的兴趣，我对孩子们说，我觉得，好的图书，打开一本就像是打开一扇门，都会给你展示一个新的天地、新的世界。开始读书没兴趣，那是因为你们读得太少，读书的兴趣是随着阅读的经验慢慢培养起来的，读书的动力也是在读书中获得的，读书不仅可以开阔人的视野和胸襟，更难得的是，读书会让你遇到和产生问题，培养你思考的习惯、质疑的习惯，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思维方式，让你一辈子受益。

江湖再见 韩松落专栏

知道自己魅力的男人

知道自己魅力的人，一旦发现了这点特权，往往会耗费许多精力在强化自己的魅力上。



韩松落，西北人，居河北，写专栏，做小说，看电影，用文字使生命纹路繁密，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。

机场餐厅里，看见了有趣的一幕。因为大雾，航班延误，取餐的队伍排得老长，一个年轻男孩子突然径直走到吧台，跟女服务生要一份套餐，那女孩礼貌地劝他去排队，含着微笑晃着身子，深情地望向女服务生，一副风流债主的模样。电光火石间，周围所有的人，恐怕都明白了，他压根儿就不是去取餐的，他插队不是因为他时间紧张，他是为了印证自己的魅力，显示自己因此获得

的特权而去的。

人的魅力包含太多内容，相貌、素养、谈吐、行事为人的作风，都在其中，但多数时候，对来不及鉴赏他人内心的普通人而言，魅力只意味着相貌上的吸引力，相貌出色，就意味着“有魅力”。而“有魅力”这个目录下，又可以分出“有魅力而自己不知道”，“有魅力而自己很知道”，“有魅力且自己知道但愿意忽略”等等情形，有魅力且自己知道，是其中最不可爱的一种，有魅力且自己知道的男人，更是有种古怪和不寻常。

我朋友康是个演员，相貌不必说，即便跟日本、泰国的偶像明星相比，也毫不逊色，他属于很知道自己长得好的那种人，出去游玩，他的照

片最多，跟女友相处，他得占上风，出去买东西，听说老板是女性，立刻主动请缨要直接跟老板申请折扣。大家也都乐于惯着他，因为他的相貌就是他的青冥剑，是他的特异功能，给了他破坏规则的特权。

知道自己魅力的人，一旦发现了这点特权，往往会耗费许多精力在强化自己的魅力上。我另有个相貌体面的朋友，做着一份体面的工作，却莫名其妙地参加了一个播音员主持人培训班，原因是：“接电话的时候，声音不是好听多了吗？”自打他参加了培训班，每每给他打电话，听到他那种刻意浑厚的声音和处处小心的措辞，所感受到的那种古怪，不是身临其境，简直不能体

会。与此类似的，还有男士健身房里，那些裸身照镜子半个小时以上的男人，他们那貌似阳刚的身体里，藏着一颗水仙自恋的心。

最危险的，是他们需要时刻得到肯定，时刻需要印证自己的魅力还在，时刻需要新的刺激、新的赞美……总之，有魅力而自己知道的男人，往往认真钻研，刻苦经营自己的魅力，世界慢慢就变小了，和刻苦钻研自己魅力的女人殊途同归，但结果更糟，因为当事人是男人。

男人要做的，是给人的魅力以更广阔的定义，从相貌身体的漩涡中挣脱出来，忽略自己的小小得意，去追求更广阔的权力，而不是那点古怪的、微小的特权。